

# 有些怀念从未说起

□李琛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演变到今天，天下有情人似乎只该有两个结局：要么相濡以沫，要么相忘于江湖。我和千里之外的他今生注定无缘相濡以沫，我想我们会永远不会相忘于江湖。他会留在我的心里，留在我岁月磨砺却依然清晰的记忆里，在那些蓦然回首的时刻温暖着我。

## 招募令

时光流逝，带走春夏秋冬，带走我们熟悉的人和物，却沉淀下来记忆的片段，在岁月的长河中闪闪发光。

有没有某一张照片、一个场景或一首歌，会让你回忆起某个已逝的故人，家族中某段特别的历史，抑或某段特别的经历？

不妨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邮件可发送至zhuyi-qwb@126.com

你是否也有一些怀念，长久驻在心里，却从未说起过，像我。

再见到冯老师时，我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了，而记忆中年轻漂亮的冯老师也确乎已经人到中年。简单的衣着，不施粉黛的脸。冯老师拉着我，问长问短，那纯净而亲切的笑容是那样熟悉，顷刻间那段青涩而又美好的岁月从心底喷涌而出，清晰地如同昨天一般。

在我高中的第一节语文课上，二十四岁的冯老师穿着长长的连衣裙带着几分羞涩站在我们面前。很长一段时间，若让我描述理想中的大学生形象，冯老师的样子便会跃入脑海。转眼十几年，这次见面时正赶上学校老师分房，大厅内外到处是躁动不安的议论。只有冯老师从大厅走出来，脸上依然是淡然而又从容的微笑，那种源于内心的清纯之气怕是昂贵的化妆品和服饰难以包装出来的。我想：谁也无法真正永葆青春，也难有长久地符合传统意义标准的漂亮，但女人可以永远清纯优雅。经常在不经间想起冯老师，我眼中的冯老师是美丽的，十七年前是，今天也是。

时常会想起的，还有刘传夫老师，大学时他给我们上写作课。至今还记得他在我的写作业后面写下的大半页评语：记得那篇被系领导点名表扬的实习报告刘老师不厌其烦地帮我改过三次；记得毕业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我去看他，年过半百的刘老师一直把我送到车站。

刚开始的几年里，每逢春

节我都会去看望刘老师。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看望变成了电话问候，再后来，刘老师搬了新家，换了电话，我们便断了联系。只是我依然会时常想起刘老师：教师节收到学生短信的时候，打开书柜看到刘老师著作的时候，遇到和刘老师年龄相仿的老教师的时候——去年一次坐在公交车上，无意中向窗外望去，竟忽然看到了刘老师正在人行道上缓缓走着。容貌看不太分明，但步态却明显有几分蹒跚的样子，我的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爱人忙问我怎么了。“刘老师以前不是这样的。”“十几年了，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想想也是，只是从心理上还是很难接受。大学时代给我最多鼓励和帮助的刘老师，竟也这么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暮年的老人。唯愿老师健康平安。

我也会想起他。在那个唱着毕业歌的盛夏，我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载着他的长途车一点点离开校园，离开了这座城市。之前的半个小时，他还用他那浑厚的充满温情的嗓音郑重地给我朗读《四月的纪念》，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句“我愿用我并不强壮的肩膀，为你撑起一片没有委屈的天空”。他还给我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那是他入学时在新生联欢会上唱过的，只是那时我还没上大学。他说要把我想听的歌全为我唱一遍。记得车开动时，他站在最靠车门的地方，望着我，不停地挥手。电视剧中的女主角这时通常是会追着车跑的，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

我木然地站着，一动不动，只是把目光紧紧控在他脸上，看着他在我的视线中一点点模糊，真的，仅仅就在转瞬间，我们便永远地分开了。那一刻，在我二十岁的那年，我分明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

今年春节，在我们分别十四年后，我在他们班的同学录，留下了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这一句。

又到岁末，又逢佳节。你是否也有一些怀念激荡在心中，正像我。



图中人物为烟台二中冯老师，对她坚持的东西，老师抱有淡然而又神往的态度。

连载

11

1

## 明年你还爱我吗

酒会散会的时间不算很晚，章亦深派了司机将王佳妮送回住处，自己则亲自开车送纪清浅回家。

一路无语，当车子开到楼下的时候，纪清浅有些醉了，几乎是跌撞着冲出了车子外。章亦深迅速地下车，一把抱起了脚步踉跄的她。

他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别怕，我送你回家。”

多年前，他也曾对她说这句话。他的脚步沉稳有力，怀抱宽广温暖，身上除了淡淡的酒气之外，更有着沉郁的男人气息。这样的一幕似曾相识，她不由就想起了多年前，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

遇上他也是在这次酒会之后，她走投无路，听了律师的建议到酒会上来寻人，想见的人一再与她打太极，根本不肯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最后索性扬长而去。她一个人待在会场里欲哭无泪，偏生一个不知死活的胖子老板硬是对她纠缠不休，从会场一直追到花园，嘴里许诺下豪言壮语，要给她多少多少万包起来做他的小情妇。

纪清浅正憋着满腔的委屈焦灼无从发泄，再加上躲避胖子老板时又不慎崴了鞋跟，忍无可忍之下提着断鞋就对着他的脸打了一个耳光。那胖子老板恼羞成怒，扬手就打回了一记，抬脚对着她的肚子又踢了一脚。

胖子老板从未见过如此不识相的女人，见她都坐倒在地上了，却紧咬着唇不肯求饶，心中火气更大，还想再动

手教训她，花园里人迹稀少，宾客又全聚在大厅之中，没有人能救她于水火之间。纪清浅跌在地上避无可避，索性冷冷地望着眼前欲施暴的胖子老板，泪光中夹杂着恨意，高高地昂起了倔强的头。

耳光如期而至，啪的一声响亮无比，却并不是扇到她脸上，反而胖子老板捂着脸哇哇大叫，眼前不知何时疾步走出一个人来，高大的身影一下子就挡在了她的面前，淡然地扫了胖子老板一眼，声音低沉里透着不耐。

“如果你不想上明天报纸头条的话，快给我滚！”

她挨了一个耳光，眼前金星乱冒，泪光模糊中根本看不清那人的面容，那胖子老板似乎对他颇为忌惮，只哼了声：“原来是章总啊，得罪得罪。”居然真的不再计较，转身就走了。

纪清浅一只脚钻心地疼，到底是扭着了，试着挪动一步都已不行，也不管那人走没走，讪讪地道了句谢，便自个勉强扶着藤椅站起来。考虑着是不是要打个电话叫萧勇来接她，摸摸身上才记起出门根本没带电话，只在衣服口袋里随便装了十几块钱。

区区十几块钱，连坐计程车回宿舍也不够，而这样晚了，显然不可能指望能坐到公交车了。

从小弟出事到现在，她从没在人前流过一滴泪，而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处在这种尴尬而无望的境地，又想起连日

来的种种风波，她忽然捂脸痛哭并一发不可收拾，泪水啪嗒啪嗒掉到衣服上，丝绸的衣衫不吸水，泪水就这么一直滚落到地上，止也止不住。

想到这件衣服还是向王佳妮借来的，她又手忙脚乱地去擦眼泪，岂料越擦眼泪越多，到最后抹也抹不干净，索性也不再擦了。她这些天一直强撑着身子四处奔波，今天更是从早到晚都没有吃过饭。她酒量向来不好，哭到后来浑身虚脱没了力气，意识渐渐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模模糊糊中觉得有人抱起了自己，轻轻说了一句：“别怕，我送你回家。”宽广温暖的怀抱让她逐渐安心，他似乎还问了句她家在哪里，纪清浅意识涣散得一塌糊涂，居然还记得报上了萧勇的电话号码。

模模糊糊中觉得有人抱起了自己，轻轻说了一句：“别怕，我送你回家。”宽广温暖的怀抱让她逐渐安心，他似乎还问了句她家在哪里，纪清浅意识涣散得一塌糊涂，居然还记得报上了萧勇的电话号码。

依稀记得有人叫他“张重”。



◆书名：七年一梦迟迟醒  
◆作者：芬妮欣欣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2006年夏，台北。相河的头搁在晏京膝盖上，李察的头靠在车窗上。李察梦见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只棕红色的蛹，他瞪大了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它的蠕动，一脸新奇，梦里他大声对着它喊“东”，那只蛹就听话地把“头”转向东，他又大声地对着它喊“西”，那只蛹又很听话地把“头”转向西。直到快要把自己的喉咙喊破。

他的头似乎也随着“东南西北”摇晃了起来，一不小心后脑勺撞到了车窗上，撞得生疼。他轻轻叫了一声，于是醒来，手心一阵汗，身体也有点发抖。呼了一口气之后，他确定自己是做梦了，像这种梦做得太多了，或许是小时候他玩那种叫做“东南西北”的蛹玩多了。

李察默默地把目光移向相河，看到的是枕在她肩膀上晏京的脸，于是转过头去遥望北投的风景。似乎过了很久才反应迟钝地呼出“好美啊”的感叹。三个少年，大学里的第一次旅行——这是到台北的第三天。下了车，晏京与相河沿街一路打闹，时不时大笑几声。

李察故意脚步懒散，吭哧吭哧地把自己丢在最后，直到拉开了距离才说：“你们去吧，不要走远了，一会我们在这里集合。”

他背着红色的背包站在那，直到晏京开始拉起相河的手，转身。太阳，扫描着他打量各种胡同的眼睛。最后，被一扇黄色的斑

驳的门吸引——他推开门，歪着头小声问：“打扰了，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快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急急地说。浏览橱窗时，有两张泛黄的门票，一种力量吸引着他把它们从橱柜里拿出来，有一张不小心飘落到地上。

“那是过期的票，放那好多年没有顾客碰过它们。”老太太遥远又敏感的声音飘过来。

“哦，对不起，我不该乱动的。”他慌张地弯腰捡起来。翻开那张票的背面，蓦然看见“陈升”两个字。“呀，陈升的演唱会吗？”

“是的，很早之前的了，1999年是过期了，浪费喽……”

“奶奶是个收藏家啊？”李察问。老太太端着杯咖啡过来，拉着李察坐到一张咖啡桌前，把咖啡推给他，然后像是很久没有人和她说过话一样地看着李察，说：“收藏家倒算不上，嘿，不就是喜欢收集些破烂儿吗……很久以前，陈升说要开个演唱会，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是豆荚的偶像……听说当时是提前一年售票的，哦，是1998年，要情侣才可以买……”

“奶奶，豆荚是谁？”“豆荚”她念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刚亮了一下就黯淡了下去，“我唯一的女儿，那个倔丫头，女扮男装很高兴地拽着她最好的女朋友去买了两张……”

“女扮男装？我印象里这种事只有发生在电视

里……没去看吗，为什么没有去看？谁爽约啦？”“哎。”老太太苦笑了一下，“第二年演唱会还没开始，那个女孩就嫁到上海去了。”“哦。”李察对自己的问话感到很难过。

“她握着票在国际体育中心门外等了一夜……把票都要捏碎了……后来她跑去了海岸线，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跟我说好像在上海见过她。但，只是好像……”

回程的路上李察把票送给了晏京和相河。

“察子，你自己怎么不留着做纪念？”晏京追上踱步到甲板上的李察，眉头一挑，邪恶地问。

“谁叫我爱的那个人还没有找到，我的心还空着呢……”李察用手揉了揉眼角的一颗泪痣有意无意地一会儿看着海岸线，一会儿看着海岸线前的相河。



◆书名：我的爱在月食  
◆作者：李闯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